

濯纓集  
天

~ 16  
2362  
1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門 2362  
卷 1-3

濯缨先生文集序



濯缨先生以文章節  
行冠冕一時不韋遭  
逢燕山名棄志有禍  
厄士林至今謫之者莫

不氣塞而嗷咽研字  
非世道之所同哉蓋以  
禍害崇於布衣我帝一  
編未知畢否之作此文仍  
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仍見

影皆世後學所敢窺  
測定定無意其辭事  
者非聖人達權大用出  
終不可師法而東史學  
方惟直是較亦難然

先生宇宙間之氣也凡  
生也此偶然則其死也亦  
人之所不能決其死也亦  
浩渺灝靈見者皆望  
洋望華人之玉稱以東

國之昌黎然先生之  
才程朱之後而又身寒  
暄一處諸老先生磨  
礱名波滄劫其揮之精  
而無駁也必有異於漢

唐之末矣惜乎姦臣  
熒惑之極且使舉朝  
懷翠之此嘗蒙 睿  
獎而猶付火燄則而况先  
生之文尤可保其萬一

郎正後

中廟鄉世沈寃後爵  
而其遺文之稍之收拾  
考摠為一冊總是以見  
先生之大畧也或言先

生嘗於史冊書李克  
墩醜乃克墩見之臣禍  
作之由不專在於我帝  
文西克墩之後蕃美輝  
赫先生則率志每嗣後

者益有疑於天道然克  
墩之後甫瞻平山允允  
潘忠實其宗祀西先  
生流芳百世多士庶享  
天道果不可信然此

爲之善考勸也先生  
文集舊有刊本久而  
剜缺今縉紳章甫合  
謀重刊而回序於余  
不敏辭而謹爲之說

以此去者崇禎著雍  
沿灘長至恩津宋  
時烈序

濯纓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秋懷賦

感舊遊賦送李仲雍

擬別知賦姜士浩

遊月宮賦

疾風知勁草賦

聚星亭賦

雜



非鄠人對

政堂梅詩文後

聚散贈李師聖別

教化送權子汎

書仲白畫

題士浩跋朴訥書後

書六絃背

書五絃背

卷之二

文

如海院重荆移文

書

代人上巡察使書

跋

四十八詠跋

序

贈上人序

送柳評事序

送崔玉果序

送李評事子伯序

感舊遊賦後序

晉陽修禊序

贈山人智楫序

書唐屏

卷之三

記

癡軒記

涵虛亭記

二樂樓記

靈山縣監申澹生祀堂記

會老堂記

臨錦堂記

機張縣館記

梅月樓記

重修清道學記

釣賢堂記

卷之四

辭

朴希仁哀辭

趙伯玉哀辭



祭文

祭仲雲文

遣奠仲雲祭文

仲雲小祥祭文

哭伯魚文

祭太守金良典文 二

祭首露王文

祭佔墨齋先生文 二

墓碣

趙與叔墓碣

銘

書案銘

書架銘

琴架銘

短檠銘

內賜水精盞銘

五絃琴銘

卷之五

策

中興對策

錄

續頭流錄

墓誌

副司正李公墓誌

碣銘

安東府使趙侯墓碣銘

平胡公墓碣銘

題

題權睡軒關東錄後

題三嘉縣觀水樓

送柳牧上洛

與權嚮之登觀水樓

睡軒次

奉和睡軒

原韻

次睡軒

原韻

送李評事子伯序侑別詞

濯纓先生文集目錄

濯纓先生文集附錄目錄

卷之六

記實

神道碑銘

紫溪書院重初文

紫溪書院請額疏

禮曹回啓

賜額文

春秋享祝文

祭文

戊午史禍事蹟

卷之七

請謚疏

再疏

吏曹回啓

三大臣獻議

吏曹覆啓

謚狀

世系

卷之八

別附

節孝先生孝門銘記

三足堂先生遺詩二首

濯纓先生文集附錄目錄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秋懷賦

癸丑之秋余在書堂蒼茫歲暮玩惕流光破萬卷之  
未了羲馭忽以西藏景暉暉以苦短夜曷曷以漸長  
梁燕翩翩以辭巢塞鴈噤噤以叫霜葉撼撼以歸根  
蛩唧唧以近床感時物之易變增余懷之悲涼對案  
掩卷心焉若忘不言不笑忽乎迷方乾愁苦恨萬事  
亡羊木溪子在傍怪而問之曰何為其然耶身際文  
明主聖臣良翹館儲材博選朝行漑根食實不遺斐



狂於我厦屋討論皇王珍分御厨廩繼大倉榮幸无  
此樂且无央落霞與杏湖山滿眶和余倡余我我洋  
洋造物為徒心與道昌一杯乾坤信手低昂四時運  
轉天道之常苦何為而戚戚懷楚客之悲傷呼童子  
以進酒當浮君以羽觴余默然不應汪然涕滂木溪  
子起而更言曰我知之矣霜露履愴丘壟荒者耶鶴  
髮倚門母未將者耶錫原情苦陟彼崗者耶尊鱸興  
發憶江鄉者耶閒情遠別惱閨房者耶好古生晚心  
遠地偏獨悵者耶行與世違命不身謀強趨踰者  
耶佳山好水高樓遐遁未得其臧者耶蒼生繫念白

屋有冤思濟時康者耶日耕墳典身遊宇宙恨未置  
身於虞唐者耶感慨忠良憤疾凶邪謾輦蹙於前代  
之興亡者耶亦或幼學无成壯恨面墻擬沂伊洛反  
航絕潢汨沒塵埃世累蒼黃上負 聖教下孤時望耗  
公廩而費日省吾私方不敢當臨長途而景迫企古  
人方力不遑然猶得餘馥於陳編自以為九畹之國  
香抱獻芹之微誠徒哺啜而周章思羨人之遲暮方  
鷄鳩鳴而不芳遊子於是百感集而攻腸噫人生天  
地之若過此身杳於粃糠少壯不懋而老將至方輸  
百年於尋常與草木而同凋卒漸盡於一場豈不悲



夫吾觀一元之運不息自強人生稟賦氣通陰陽春  
思駘蕩方夏氣舒長秋懷惻惻冬念矜莊一心隨感  
與時弛張舍生大同不分毫芒惟秋之氣獨克以剛  
共萬類而於悒實元化之所裁然君子之節情要中  
正以自防吾將與子而賞秋請登山臨水而徜徉余  
猶不應袖手思量取琴浪撫萬古一牕風蕭蕭而打  
扉有聲鏗鏗若金槍也起而開窓則庭空葉積天宇  
高曠水落江清野色蒼黃

感舊遊賦送李仲雍

余生世之眇末廓无與而寡儔負弧矢於初載跡徒

繫於海陬恒兀兀而无所適方悵此身之如拘歲辛  
亥之元正充下介而觀周出國門而西邁方路曼曼  
其阻脩歷松京之遺墟傷麋鹿之來遊過箕都而縱  
目方餘井畫之田疇點七佛於薩水記往事之謬悠  
臨九龍之斗岸窺鐵牛方淩湫凌鴨江之洪波水龍  
鱗方難容舟蓬墟極方五百里狼烟積方走驚鹿曰  
茲為渤海之舊疆方憶全盛於高句地氣旺而復衰  
人物生而亦休主安市方何人抗大邦方為讐嬰千  
里之孤郭挫百萬使逗遛娑娑故府猶有殘壘方埋  
沒金虜之戈矛鳳凰新堡謾留佳名方不聞岐山之

漕輿集  
啾啾指連山以右轉方怕草萊之奸偷忽鞞鼓之動  
地擁數十之虬貅風光潑於旗纛日色耀於兜務金知  
遼將之來迎感勞來之遠猷趁落照而下營胡笳雜  
於邊謳雪霜稠方山阪澁河渡阻方跋涉幽尋自達  
於遼陽喜館待之頗優覩城郭之周遭見民物之漸  
稠鶴飛華表方天地老一留語方三千秋管幼安方  
姱節王彥方方好修共携手而避地運方熾於炎劉  
抱遺經方穿床著潛德於盜牛檢余行之莫及望君  
廬而還著胡貞觀之天子駐清蹕方此夷猶逞英心  
而未已困小醜而悔尤鶴野濶以茫茫方千里屬於

一眸一帶水方東西認渡遼之前籌至遼河而乃息  
抗一葦方常浮媚狼娘之水廟扣古籤而屢抽高平  
岸上極目而西望方黛色橫天如振鬣之騶是謂醫  
無間之山方屹作鎮於青邱思禹跡之東至方念明  
德方永凋迤廣野而馳騖方計歷歷方幾郵維山海  
之雄關古長城之東頭秦皇築以禦胡儘威稜方難  
此倂胡未至而內潰空轉民於深溝尚勤後代之增  
築要以衛乎中州紛紛劉石慕容耶律完顏鐵木迭  
八而擾攘方不能隔此氍裘信重險之虛設方跨萬  
里方徒自由逮大明之區分先控扼其咽喉既定鼎

於幽燕建萬世之深謀置關吏而譏察方鼓不驚於  
援抱覽平州之山河方實形勝而寡仇爭一州而啓  
釁陷五國之孤囚不內修而外攘猶去醫而決疣瞻  
孤竹而豎髮風萬古方颼颼縣昌黎方孕韓學遠紹  
而旁搜度薊門而立馬訝祿兒之凶醜滿目太平之  
桑柘杳烟樹方相樛張家灣方列青帘直沽渡方潑  
淶油迷官津之舸艦邈解纜於閩甌茲寰宇之通衢  
集四夷之羣酋夕余極方京師沓車馬之騰蹂繁華  
文物值百年之盛方九陌處處捲侯家之簾鉤館烏  
蠻方費大官荷皇恩之懷柔同萬國而賀正拜殿上

之冕旒聞仙樂之飄飄雜胡部之瑩篌仰龍袞之穆  
穆詠鹿革之呦呦列彤墀而都俞總膚敏之公侯慚  
異言而殊製情莫接乎綢繆况心醉而歸館月一殷  
方歲已道謁先聖於國子慨余衣之未摳考石鼓而  
摩挲想岐陽之大蒐陳倉野之棄物獲大厦之庇庥  
景韓蘇二子之大鳴於兩間方恨吾生之蚍蜉來逢  
掖之賀賀方相怪問方雜薰猶執贄短章而求友愧明  
月之暗投吊文山於祠下想儀形而增愁一死方終  
古渾百世方土一杯懷召伯而不見市駿骨方空髑  
髏客宇宙之幾過但逆旅方長留院太極方无跡堂

萬柳方摧為陬訪屠狗於市上悲歌斷方誰與酬俗  
與化而推移人向下而益偷吾有兩眼獨不見至德  
之世盍早歸乎鋤耨白日忽忽其西馳春草綿綿方  
玉河洲白雲飛方海東歸夢溢於衿裾昔孔聖之皇  
皇終發嘆於乘桴固吾道之在是初不暇乎他求信  
羨而不可駐方遂駕言而迴輶行既返乎故國若衆  
楚之外咻潛一室之書史神六合以周流送君之歸  
方起南浦之離憂悲涼千古激君之方寸方落日何  
處方獨登樓公途百物困君之嘲弄方恐不堪乎雕  
鏤明年上元方兩地相望幸對月而思不歸來方春

風披錦囊之所收

擬別知賦姜士浩

余取友於髫年恒臨食而忘餐雜文學與德行蓋所  
取之多端早遊學於芹宮方奈子行之蹒跚始得君  
而為友飽學味之辛酸既同年而同隊若入室之芝  
蘭望孔墻而猶未得其門方謾賔賔於儒冠俄聚散  
之无期方隔幾年之悲歡歲丙午之陽月共攀桂於  
廣寒然宦遊之多方嗟內外之異官杏渭北與江東  
凭日暮之闌干幸連步於王堂我自折其羽翰遂徘徊  
徊於龍驤夢已熟於邯鄲逮忝選於登瀛獲共處而

團欒綠氣稟之不類方我實躁而君寬苟不內得而  
外誇方乃鬼神之所謾推誠心以相傾每吐出其肺  
肝三盃酒方引興撫千古而增嘆思尚友乎忠賢恨  
不誅其權奸道摳衣於朱程詞襲馨於黃韓學不期  
於阿世志唯在於責難倘後日之前席呈腹中之琅  
玕肯徒事於文學方但學步於騷壇抱醫國之良方  
鍊壽民之靈丹恐白日之遲暮感光景之跳丸披陳  
編而意倦取瑤琴而一彈夫豈汲汲於高位方要垂  
名於不刊時憑几而冥思何余心之澶漫君責我之  
踈慵坐毒手之來攢因意氣而善謔紛辭說之譁謹

妙數終於僕更玄談極於舌乾亂王伯之縱橫發一  
粲而尚者憶十年而知非悟少壯之異觀昔陋巷之  
賢哲相自得於一簞繼臺餽而致養曷 聖恩之能  
殫顧无事而食俸心常愧於伐檀懷耿耿而不寐夜  
已分而燈殘擁布衾而交足日每高於三竿頻夢歸  
於桑梓見吾親方安未安奄一夕而告行悵情好之  
未闌知白雲之在望挽不留方涕洟瀾悲好會之不  
又念長路之曼曼共離親方來遠遊君先我方辭金  
鑿送夫君方漢之申空盡日以盤桓

遊月宮賦

霹靂火仙水德真君乘彼白雲遊于天門一夕廣漢  
共翫上元吊姮娥之孤孿俯下土之偏蕃講兩君之  
好會賭天下於碁局謾推枰而落子俄勝敗之兩決  
二百年之基業輸孤注於一擲各飄然而南北方但  
桂影之婆娑彼何人方貿貿來縱觀而爛柯伊趙氏  
之浪子方夙慕塵於上清之家假道術以凌虛方蓋  
亦天誘其衷也既咎徵之若此方胡不歸而省躬也  
竟自迷而不復方曾何戒於三風色荒極於師師妖  
聲起於蓬蓬金戈亂揮於紫陌青衣已搜乎黃袍悵  
舉族以北轅方燕雲路迢塞垣山高一曲胡歌舊恨

新愁霜寒骨冷萬里孤囚汴水東流錢塘潮落歌舞  
樓臺戰爭壘壁一輪明月遍照華夷兩翼旣折不能  
奮飛祖宗在天之靈應掩泣方不掇余嘗談遺史於  
趙宋方哀道君之窘辱始怪月宮之遊非真終驗興  
亡之運有合是何蠱心道教蠹國權奸擯斥忠賢崇  
信宦官土木旣興花石又煩啓釁裔裔塗血中原父  
子爲虜而同牢啜其泣方何嗟及空教志士肝膽欲  
裂嗚呼唐明之於羅公遠宋徽之於林靈素隔百年  
而同一惑也悲涼劒閣之西酸苦沙漠之北前車方  
後車雖異歸而同一覆轍也惟彼銀橋千丈青鸞一

濯纒集卷之二  
一  
隻悵望碧空往事恍惚

疾風知勁草賦

歲晏窮廬窓扉自語一室圖書閉戶獨處忽有聲方  
迅疾掠庭柯方撼撼鏗鏗然錚錚然如鐵騎之奔突  
忽披重裘開戶騁目曠野茫茫萬竅一號刁刁弗弗  
窸窣騷騷草上之風必偃舉百卉而靡然柔莖脆葉  
與蓬俱轉方莫不飄飄而隨煙爰有一草特秀前阡  
其勁也曾不少搖根着地方枝攬天余於是乎有所  
感矣神農所嘗爾雅所傳堯朝指佞正氣凜專駭矣  
寸草今亦凌風人之與物理无不同何異夫板蕩之

世拔千丈之孤忠有如元耶遭時之蹇三監流言冲  
子闕袞大風拔木禾黍盡偃毅然居東天知誠悃楚  
國多讒郢路將荒荃蕙為茅蘭亦容長澤畔製荷北  
風其涼麥秀故都猗蘭道傍滔滔一世賢聖獨傷俯  
視千載人物嗚呼本初之徒死異於千里草元亮之  
忠豈同於劉寄奴巡遠之於唐家文謝之於宋室風  
塵傾洞於六合孰超然而不沮滿朝卿相望風投降  
甘為奴虜芳渠獨九死而全節是皆為疾風之勁草  
等歲寒之松柏吾觀夫午橋庄邊小兒坡上茂草盈  
里春風生養爭抽青而抹綠信衆草之一色逮嚴霜

澤繩集  
之下降金風索然而摧折始知勁者本不萎蕭當朝  
野之清平享高爵與厚祿混薰蕕之同班方儘衣冠  
而搢笏一遇盤錯鮮不變節以從俗草草浮生如輕  
塵之棲弱芳竟同腐於草木唯不爲流俗之所移者  
擅芳名於今昔唐宗一句取賞蕭直爲臣之勸古今  
一律士生斯世慎爾所爲守死善道勿爲物移埋輪  
慷慨不必亂離攬轡澄清豈害明時雖然木秀於林  
風必折之折之亦何傷方恨吾力之不支方寸萬古  
袖手倚壁恐鷓鴣之先鳴方逆西風而悒悒

聚星亭賦

彼頴一曲有亭巋然德星所聚名獨千年言念前修  
邈焉寡儔維荀朗陵與陳大邱生同一郡來往維繆  
位卑望高德義相伴有子若孫總第一流出入扶擁  
貴傾公侯駕柴車方云徂薄言造乎高陽之里發一  
粲而坐談謝浮雲之世累心平方氣和志合方道同  
難爲兄弟之雙珠名標元凱之八龍迭賚几杖交羅  
酒漿豈徒爲兩家之毓慶實一代之耿光豈非天地  
鍾英日星降精孔釋抱送間世挺生良會一夕象動  
天星太史奏御邦人構亭圖畫百世尚存典刑雖然  
君子有道揚于王庭爲民之命爲國之經如何嘉遯



率彼草野嗚呼主昏於上士激於下黨錮禍作崇信  
刑餘三百年儲養之人才視草芥之不如天下將溺  
四海奔波側手欲援亦將奈何鄧楊李杜相繼蹉跎  
優游卒歲顧子則多獨恨夫文若之入曹瞞之幕方  
隳風節於乃家

雜著

非鄆人對

唐之時鄆人有母疾剔股以奉之瘳令尹以聞旋其  
門使勿輸賦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未聞有毀  
傷支體以為養其為不孝得无甚乎苟有合於孝道

不當旋門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愚竊非之凡為  
人子父母有疾千方萬藥必獲一効至於迎巫祝禱  
鬼神雖揣其妖妄亦將无所不為矣就令善醫者引  
方書以為非人肉合藥无良云爾將以彼為詭坐視  
其母之死而不從耶萬一冀其復生而不惜支體耶  
吾之支體即親之遺體古人以全歸為孝則傷其支  
體固傷於孝然吾惜吾之支體則他人亦自惜其支  
體誰肯毀其支體為他人母哉然則藥終不可得而  
疾終不可愈就令退之不幸而處此當如何君子未  
嘗不惜其身然此身有時惜不得者常出於不得已

之寢於是而子死於孝臣死於忠卽退之所謂死於  
逆亂者也臨逆亂不惜身命固也當危疾吾不至於  
死而顧惜一塊肉乎當危疾顧惜一塊者其臨逆亂  
不苟生乎退之又以陷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  
然後旌表爵命斯爲勤已如是則爲子爲臣當平居  
无盡孝盡忠之地矣如是則朝家非危難亦不得忠  
臣孝子之用矣况性分內事莫非生人之所宜爲也  
常人不能充其性惟聖人能盡其性別股一事初非  
盡性者之所爲推其言之弊而斷之則將以盡其性  
者生人之所宜爲而夷聖人於常人不異之耶噫古

今天下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能盡子道而孝於父母  
者蓋寡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比比夫貨  
財外物妻子雖一體視吾身有分而尚私之况於其  
身乎世之知有其身而不知有父母者何限杯羹漢  
祖截裾温嶠雖以盛帝名臣到頭一念猶不知有父  
母矣若鄆人者雖謂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  
所患世之詭異者殘忍果敢爲不經之行要一時之  
賞者或有之是誠可罪也如曰以一人爲孝是辨一  
邑皆无孝者尤非古之聖賢因所遇不同道故時之  
人後之人循其跡舉其盛聖賢爲學莫不於孝悌上

立本而自生民以來獨稱舜為大孝曾參養志其餘  
无憑聖賢皆非孝者耶愈說若行媚嫉者得志將忌  
人修而弊其行沮天下之孝駭眾人之聽其為害不  
既多乎或曰退之立言是也平生好古道為理勝之  
文豈鄆人非誠於孝內外殊觀而攻之迫耶退之攻  
鄆人誠迫而子攻退之又何迫耶大槩散而巧拙形  
大素文而黑白分辨不表一人之孝於一邑者待一  
邑之人咸孝也其意渾矣嘗見新唐史書以人肉治  
羸疾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旋門當時已  
不勝濫矣以此為勸則將盡別天下之人不可以身

教而方盡子職之常者將不得為孝矣退之豈无所  
見而言耶即對曰先王為民立教非不渾且厚矣乃  
曰旋別淑慝未嘗曰以一人為淑是辨一邑无善也  
陰陽判而善惡分善惡既分不能无過不及之差故  
律之以中庸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故曰觀人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別股雖過斯亦孝之黨也斷以  
不孝不亦過乎生其養病其憂歿其哀至於所屬之  
髮膚不敢毀傷敬以終身傷足不出啓手知免乃孝  
子之常經也或不得已而以一身形於君父則輕甚  
鴻毛者有之况於股肉哉股不剔而藥有別種可治

毋疾則吾不必矯情以剔股也藥无別種而股不可不剔則雖得罪於中庸之君子吾亦爲鄴人矣夫立言者要於中庸垂之不朽通萬世而无弊吾觀鄴人對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於退之也不然鄴人之行既非中庸而退之之對亦非中庸也

政堂梅詩文後

昔年落魄嶺表將遊頭流先抵斷俗寺中有古樓樓前有梅兩株長丈餘下有古查其不滅者半尺寺僧目爲政堂梅詰其所以名則乃曰姜通亭少時手植其後釋褐官至政堂文學因名焉政堂亡百有餘年

梅亦未免老死其曾孫用休氏承其椿府晉山君之命來尋遺跡慨然增感遂栽新根於其傍今已十年不特政堂有子孫而梅亦長子孫矣時方初夏无復暗香余手攀低枝戲打青子而啖之因僧言以錄爲一故事後八年用休氏入政院爲承旨余爲夏官即朝夕於政院一日以諸公所題政堂梅詩若文見示仍索余書其末余思天地間萬物雖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數寓焉其榮枯其得喪皆聽造物所處分雖托於人而有不容人謀者不知者竊造物之有以爲已有焉昔唐李文饒用力一生鳩四方花石以充平

泉自以為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壞平泉一花一木者非吾子孫也維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其孫迨古萃以一石之故見害於張全義之監軍陵谷未變而平泉已死主矣彼處富貴招權利其胷中一段鄙吝又役於草木以此追先志以此遺子孫可謂達造物之理者乎方通亭之在斷俗藐然一書生逍遙塵表其蒔梅而去也若遺任其成壞於寺僧非所以遺子孫及其官高政堂而寺僧之揭以為號遂傳芳名者亦偶然耳有賢曾孫更加封植亦非有通亭之戒也是何有心之文饒不能使其子孫護平泉花石而死心

之通亭反能存一梅於斷俗乎造物本忌有心者也噫人去詩留事徃名存窮山絕壑野寺荒庭舊杳新枝冷影相對為子孫者當作何如懷也所以既封植而又求歌詠以發其志也吾見承旨公追遠之心懇懇不已叔印先稿以與士類唯恐未布梅花新什縉紳傳誄且將盈軸皆所以致勤於先祖也而非已有實見於此而實好之亦莫能及此也夫植物之可種者非一而通亭幼性有契於梅必取以種晉山君儒雅為世所宗而兄景愚氏著養花錄為花評品以梅為魁承旨公述乃祖父尤眷眷於此梅唯恐其委折

其家世所尚風流標格亦可想已如某身縻寸廩夢  
統桑梓倘得便養南歸當尋舊遊於斷俗月落參橫  
一賦踈影無囑寺僧從今喫做政堂梅云

聚散贈李師聖別

人生聚散豈偶然哉其聚也必有使之其散也必有  
使之吾知其聚散之能令人悲歡而不知其所以使  
之者果何物也其聚也怡怡以歡其散也忽忽以悲  
彼聚也彼散也而吾歡焉吾悲焉悲歡亦果何心也  
其聚也其散也不以獨以聚散之為悲歡而各於其  
人其心其悲歡又自不同於是悲者思歡者歡者思

悲者既散之後而思方聚之時情何能自己哉今年  
秋高靈申漑之晉陽姜士浩安岳李師聖與僕共四  
人蒙 賜暇聚書堂吾與姜與李俱同年生而申長  
一年而隔一月真同隊魚也食則同案寢則同榻出  
則相隨坐則相對得趣則同吟得句則同唱言不雷  
同而志則同行不循蹈而趣則同仕有先後而時則  
同職有內外而業則同而晝夜處其聚也極矣方其  
聚也熙熙然皞皞然坳坳焉惺惺焉視其外則簪纓  
朝士也窺其內則韋布書生也含飽聖德鼓舞天真  
蓋四人合為乾坤樂育中之一物塊然也未幾師聖

奉晨昏歸帶方師聖歡也而吾三人惱焉師聖纔還而天官以卽務劇棄漑之去吾與士浩師聖與漑之俱惱焉士浩謁告省親于晉士浩歡也而吾與師聖惱焉不意師聖之尊府爲當途者所斥師聖急歸慰也而吾與師聖兩惱茲四人一向嶺表一向湖南一馳九陌一守虛堂至是而其散也極矣明年此身又未知其何處聚必散散必聚不能常聚不能常散明年此身未必不還聚也而聚未必皆聚也而又未必不散也而斲時或皆不散也必有使之者矣浮生之在世間如浮雲之在太虛油然而合溲然而離離合

者日无窮而竟歸於太空嗚呼其无窮也已

教化送權子汎

子汎今年喪其室由校理乞縣得堤川余徃唁且問其所以爲縣之故則曰小兒滿前持此就食於堤堤爲縣地僻而務簡吾心安焉余詰之曰五品校理之祿不能畜君之十口於京而六品縣官之俸顧能畜乎堤川之屈而安又豈若校書之清而閒乎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守一官在周行不得展吾之四體宰一縣親吾民猶可以行吾之所學矣君爲縣殆在是乎曰諾所恨縣无秀民可與爲教耳余復曰學者

莫不爲民也苟能善民足以壽國其道舍教化无以而俗吏旣不足語教化知教化者又不能行所以然者不過卑世而卑人耳不卑世不卑人則教化行矣身率之實在上而觀感之機在下十室必有忠信則非人卑也行鄉飲養老之禮於令甲則非世卑也子游未嘗小武城而得子羽韓愈不卑潮州而得趙德提民豈不堪子之教化乎顧力行何如耳若夫君著績爲縣以謀他日之好爵若漢之循吏則吾不知也在宋周濂溪楊龜山終身安於州縣之職二子之心非安州縣也安所學之行也子能安二子之安於提

則提民從而安其安不苟安而止矣抑古之善治者莫不推已以及物君當因已之无室而思一邑之鰥寡者因已之嬰孩失乳而思一邑之赤子待哺者眷眷焉先厚其生而後教之推此以往其於教化庶乎其可也子汎曰善遂書以爲贖

書仲句畫

姜士浩以詩求仲句梅竹真仲句分梅竹二種配雪月風煙作八幅逐幅以畫筆書八分四字以標之又和士浩詩廿四韻并寫八分封寄余送士浩余持之抵士浩家值士浩將南行展看嘖嘖徘徊不能去者



半日乃欲糊以羅綺粧作障子并和詩其頭以為沒齒之玩縱歲月育子孫不願遺也余哂焉謂士浩曰君詩足以獲仲白此畫仲白畫亦足以倒君詩其詩其書又副其畫可繼三絕宜君之好之入骨也然仲白之為此戲也久世之索於仲白者不多既索而好之如君亦罕吾嘗嘲君以文雅之饒子其信矣夫余不知書畫猶能以精神會其妙書畫詩文殆一樣育中之土苴也宵中无所有何能發其華耶觀其雪簞枝幹月傳香影風高葉藥煙隱色艷有寂寥底灑落底爽塏底疎淡底一毫造化著了精頓豪逸不盡底

意思坐我八幅中不知身入仲白之宵中矣噫吾仲白乎使爾生乎吾前常有不同時之歎也

題士浩跋朴訥書後

昔年在綱目校讐廳朴耕以寫手隸廳久與處而得其為人也殆潛夫之流也耕家貧書於食而其志則不在書也一日造其廬見其子真是窺牛兒也眉目朗然應對從容沉鬱有度即訥也操筆就一字如斗大活動有神余驚焉知耕之有後也使此兒生於華族未必不顯於世使此兒生中州喜事之地未必不為學士老儒之所尚未必不為王公之所憐不至飢

寒如此惜國法有拘國俗不尚人才能使訥父子困也然猶未嘗為一言以記羨今幸得為姜君所賞又侈以文乃朴家一遇也古人文字之榮重於爵祿才固難而遇賞亦難姜君之文一出訥之名重於世耕亦因而顯訥父子得此文重於得位世間得位而死才能可紀者古今凡幾人以此言之造物未必不厚訥父子也姜一日南行余以訥帖為贖姜鄭重之不敢自有而欲上其親姜其酷於文雅而悅親無方者也

書六絃背

古人多置琴以其能理人性情也舜五絃文七絃六絃非古也嘗聞晉以七絃送高句麗國相王山岳增損其制作六絃今用之傳至新羅有克宗者制曲有平調羽調被六絃今亦用之六絃於吾東亦古矣癸丑冬余與申漑之姜士浩金子獻李顥之李師聖迭在讀書堂餘力學琴權嚮之亦自玉堂時往來而學焉乃曰諸君好古何不置五絃或七絃余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康節不服浹衣曰今之人當服今之服余取焉權又曰山岳始奏六絃玄鶴舞因名玄鶴琴後省鶴作玄一琴一鶴耦也是琴隻矣余曰鶴謀食

琴不食鶴有欲琴无欲吾其死欲者從乎然畫鶴无  
欲吾將畫鶴於琴以從其類乎遂倩慵軒李居士畫  
鶴初欲置琴而難其材一日得之東華門外一老媪  
家乃門扉也問媪扉久近日近百年其一板樞壞已  
供爨云為琴鼓之清越賓池猶有為扉時釘穴三遇  
賞與焦尾无異遂銘越右曰物不孤當遇匹曠百世  
或難必噫此桐不我失非相待為誰出

書五絃背

余既置六絃於堂又置五絃於家長三尺博六寸用  
今尺取古像也六絃去一而五汰冗也十六卦去四

而十二亦汰冗以存十二律也絃既五則三在卦上  
而兩在卦傍卦正桐腹无偏跛太正之失卦方言也  
於是雖不盡合於古而亦不甚悖於古乃操南風坊  
坊然有太古之遺音焉客曰公六絃於堂而私五絃  
於家亦何義耶曰余欲外今而內古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一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二

文

如海院重創移文

郡之東五里許有一野店名如海者結構最古樓其閣題其棟登眺弘敞曠野極目征人之所棲止客星之所留憇傑然一架之閣日迎千人之投近者鬱蒸之變暴起惡少之手渠渠棟宇礎壠空餘一鄉之人每欲因舊基而新之者蓋不得已也時屈舉羸亦一鄉之所病也適今年秋禾稼稍有登熟之漸興作其時也此店一新非特一道之行者願出於是途而緝

紳之東西行過也迎迓支供有所而巡行南國又不  
必舍甘棠之下也然則非特一郡之鄉所私乃一道  
之人所共也男子桑弧居無常處士人於奔走王事  
也無方則豈特一道之人所共乃一國之人所利也  
其所共也既非一人則其為之也又非一人二人之  
所能辦也通告同志勉成斯役大抵作事之始必有  
一人倡議於前而必有同志者應聲於後今日倡議  
者有其人則應之以聲相助以財相營以力者豈无  
人也漢文以四海之富惜一臺之費則是役也非一  
人一邑所能充其費也潮州刺史昌黎之廟民欣趨

之此則吾郡民之事也黃陵二廟更歷諸賢之手途  
出其下者咸能新之不問地主則此傍隣諸史君之  
事也此一店雖不如昌黎廟二妃祠軒天地萬古者  
而非私於一人乃共於千萬人者則同也彼西夷之  
人蔑濟民之術而鼓冥昧之說於吾人雖高明者靡  
然從之錢鉅萬粟鉅萬尚不惜也而恐不及焉其卒  
也雕梁畫棟暎煥於崇山巍業其取媚於夷鬼而有  
功於夷道也至矣然於生民實自家利何有哉移此  
无益之費施諸有用之上則是役也雖吾黨學孔子  
者亦當傾困而至非世俗之所謂施主而乃吾道之

所謂能散者也凡民之生衣食於奔走遊宦於奔走  
役事於奔走非一道而莫不由道路者也是則不問  
吾道與異道吾邑之人與異邑之人近而一井之人  
遠而百里之外高而卿士之流卑而商賈之徒苟有  
相助以財相營以力者吾不敢執竿而拒之也同吾  
志者盍興起於斯文

代人上巡察使書

某等謹頓首百拜獻書于巡察使相公座前伏以今  
甲辰年某月日括三道人民徙兩邊以實之等件事  
九重出詰諭之教廟堂下碩德之軺按行揣摩曲盡

朝廷委寄之意一國萬民誰不知朝廷之事出於不  
得已而相公奉朝廷之命而已耶伏見事自上自功  
臣之胄下至胥徒之賤凡有役於官府者凡其祖先  
奮一戈於戰陣者咸在原則國家之良法美意識  
有出於不得已者而不忍之仁政審行於玉石之間  
也然則推不忍之心審玉石之辨者在相公尤所奉  
拳也小子四世祖白桂英當高麗時與其同母及第  
白利章共誅逆賊魁首同正朴景純及第趙弘起縣  
令趙仵進士朴貞瑞等二百餘人免戶長爲品官居  
是鄉而稱是鄉百年于茲小子之父以死資地多丁

息乃為應入居者小民告訐噫將何所因極而訢膈  
臆哉彼陣亡者或備隊伍之列滅身鋒刃之間初非  
有賴於國家而國家寬恤所以礪後人者至矣彼朴  
景純者起自密城嘯聚羣不逞其魁僅百餘其徒幾  
數千殺密城守而密城之民無復致討殺金州守而  
金州之人不敢出聲於是移檄晉州尚州等地東西  
響應共舉大事直衝本邑身監務之頭置酒相慶莫  
敢誰何維時桂英平生刀筆一僻縣之吏也主守已  
死人心蕭索驕賊縱橫勢焰莫窺惟知遁逃偷生之  
不暇而能毅然出奇發謀一舉而殲之此則智畧之

士所難也當時按廩使具其事而聞于朝賞以職而  
延于世至今父老詳傳其事在麗史亦載其畧一編  
史書非白氏之書一國萬民之所共則此事亦必曾  
入於相公之清鑑矣議者以前朝之事而為言小子  
嘗聞天下之惡一也誅惡者身无存沒时无古今則  
與善者豈有古今存沒哉嗚呼吮一卒而足以動三  
軍之志旌一夫而有以激一代之士風使先祖桂英  
之功不在於國家而不見錄則武王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間商容比干何德何功於周室哉聖王之行  
事有不容言者至於燕之樂毅猶能封王蠋之墓則

蠲何有於燕軍哉夫樂生戰國之一武夫也降自秦漢代不乏焉豈有他哉誅惡與善身无存沒时无古今不易之典也方今聖明在上遵文武之故相公在外視樂生之輩不啻千萬此小子所以冒進而不疑也國家搜括人民但較其丁視其貲更不分別則小子雖傷悶之極聖人當遇不幸亦維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則奉負吾父母提携吾兄弟負耒耜而適有居域中莫非王土小子何敢贅言哉如更分別則鐵爐冒號者皆得安居桑梓而先祖桂英獨不見錄於文明武治之聖君博古知道之元老豈不重可痛

哉且清道舊為小縣自先祖以來陞為巨郡此雖元賴於國家事然此地猶國家之地其效猶存於國家而德於鄉人也清道一郡所配九戶至小而郡民之丁多三四者比屋遺桂英一裔而未必不可充九戶之配伏望相公哀憫而憐察之天地日月如有所照則是相公再誅景純輩而再賞先祖烈也誅惡與善之心特行於百世已上之寒骨而誅惡與善之風實彌乎百世以下之義士非私於白氏為國家風教幸甚自桂英以後三世為士人時有幸不幸三世又不得顯揚於當世小子兄弟今又身遊鄉庠方希俊造



之末以爲起家之始而遷徙之患一朝逼迫至此規  
郡之坐主書負猶得意自如淚者縫掖之衣反羞皂  
隸之賤儒冠多誤身重有感於杜甫云此則新私寬  
於相公非公言也辭殫情極不知所裁不自覺辭之  
僭且贅焉謹稽顙百拜泣血以聞

### 四十八詠跋

右四十八詠四十八物一物各有一物之故傳曰詩  
可以觀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四十八詠殆庶幾焉  
夫草木鳥獸之生與性有遠近清濁之不同古今人  
物各有貴賤好惡之殊致而得失從可觀第其中有

可疑者臣心有疑而若默不洩則非事君无隱之道  
也紫微之與百日山茶之與冬栢一花兩名古俗異  
稱而今歧爲四詠豈自有別種歟抑初立題者狃於  
偶儷以山茶配海棠百日對三色而不自覺其名義  
之重複歟玉梅之於梅窓之梅同名而似異世有玉  
梅其開最晚不知立題者有取於此耶古有碑礪以  
爲赤玉類而今璋琚字不類不知何據怪石一詠嘔  
叟二韻上下聲之不相隣也而互押臣妄意轉換而  
叶之比特餘事耳然格物而致知小可以喻大臣竊  
考之律詩始於唐而其法漸密雖有高下未免規規

於法律而詩病仰觀風雅亦可以觀世變法家用法亦如是歷代法網始踈而向下益密雖有賢相良吏咸束縛於繩墨不能展布四體而治漸下伏願 殿下玩心焉臣聞高麗忠肅王八侍元庭尚公主有寵東還天下奇花異卉皆得賜資以歸東方花卉之勝者多出乎此至今民間傳植燕京菊者是其一也噫植物不分風土遠近而能生養長久如此則王道又豈間於夷夏大小哉伏願 殿下留意焉張騫十八年於外求葡萄石榴以中君欲陋矣然非張騫致之則葡萄石榴終於西域而不入於中土之載籍如今

萬年松四季花玉梅等卉致之中土則尚清玩者取之編花譜者載之雜其不遇也迄无名字登播於騷家人才亦如是方今庶明勵翼一藝必達然文治百年教養之久太山長谷之間豈無尚志之士不登名於朝廷之通籍者哉自鄉舉廢而科目與門蔭並行其間處士孝廉束帛之徵代不絕書所以激礪一代風節爲不輕矣何國家之盛而不聞乎將拔茅彙征野无遺賢耶將世之尚賢不及於花卉歟伏願 殿下因此而著彼焉其他物物莫不有一種意思可以觀生意可以長仁心可以襲馨德可以戒妖艷觀風

霜不變之節而知君子有守之操觀巖壑幽情之態  
而知隱士无求之趣觀鳥獸之孳尾翮毛而可以發  
故觀其野性而又可以不畜至晴雲暮鍾聲氣之於  
天地間所該者博矣伏願 殿下隨物格得至理如  
何昔蔡君謨進小龍團而求叔惜之錢惟演進妖黃  
花而蘇子刺之哲宗戲折柳枝而程頤跪諫善乎數  
君子之心皆召公玩物喪志之意也然此特君心未  
定時耳此心既定则无入而不自得是故周茂叔庭  
草不除曰自家意思一般張子厚因芭蕉新葉而起  
盤銘日新之知月到梧桐風來楊柳而邵翁之天心

自得萬紫千紅都是朱熹道體之吟伏念 殿下緝  
熙聖學讀萬卷博而約之一心之定久矣其於濂洛  
關閩弟子道學之淵源必有浚契臣所願萬幾之餘  
尋常理會事物之无窮看得功已耳不然而前代景  
陽之玉樹西苑之翦綵梨園之花卉艮嶽之花石君  
心一溢耽翫詩酒則雖進忠讜亦何益哉頃者 殿  
下特因雷變下求言之教尋以四十八詠賜臣等和  
進方遇變修省之不暇在 睿慮豈不思前古人主  
押文士而踈賢德尚詞章而忽聖學為治之大累哉  
盖古者采風謠以考治道臣謬意 殿下慮求言之

不盡其言而欲因性情之發以有考耳不然 輦轂  
之下斯文大老玉堂學士笙鏞治道賡載於一堂如  
虞朝之相慶卷阿之進戒為不乏而又及於草野之  
遠何哉臣以此反覆而思之不可不抒懷抱而才識  
凡下其於古人化作光明燭清陰分四方之意不能  
推而寓諸四十八詠之中則又忘其言之贅而復演  
不盡之意焉書曰烈風雷雨不迷易曰震驚百里不  
喪七鬯方 殿下在邸時震人于傍側天欲試 殿  
下之行於不迷授之大器以福我三韓之民也即今  
登極二十餘年復震于闕庭其變大矣然天意不過

警策 殿下之心於不喪而勉進 殿下之治於不  
怠以壽我三韓之民也然雷震非氣之正也天以生  
物為心而陰陽之邪有時間之則發為雷電暴傷木  
石以及我死辜之民人君未嘗不以好生為心而喜  
怒之私有時乘之則一念之生害及草木羣生多矣  
天人交感之幾又不可為杳遠而不察宜 殿下之  
省愆不寧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明睿之  
主自以為吾治已足慎終之心多不及初臣未知  
殿下今日求願之心如初故惕厲之時又未知今日  
之魏徵有責者為 殿下疏十漸與否而天所以眷

殿下始終警德者顯顯无間矣相厥小民荷鋤田頭倨肆澳忍至无知也卒聞雷聲未嘗不竦然起恐死他懼而敬也况聖人當其時敬天之怒宜如何伏願 殿下造次毋忘此時此心之敬敬久而誠則體信於殿陛達順於天地灾變永息而中和之氣應之茲四十八物當與三秀四靈共為咸寧咸若中之一物而頌聲作矣否則四十八物不過為玩好之歸而歌詠者亦未免為阿世矣 殿下一心不可不主敬如此萬事萬物之本源也臣謹以此為四十八詠之跋狂僭踰越詞備菊莠不合程式死罪死罪誠惶誠

恐拜手稽首錄獻

序

贈上人序

余死以異於人者自齟齬時獨不喜浮屠氏於不喜之中猶有取焉非取其道取其人焉取其解外膠棲高山遯世而死悶也世之招舟子於通津鬪車風於要路爭趨而競進者吾悲山林之死人也就浮屠之中雖羈迹於山林不形役於市朝者又鮮矣今之住持名山者釋家爵也而猶世之刺史縣令也世之人有棄刺史縣令而不為者乎棄刺史縣令而不為吾

於釋家見上人也上人歲十八時舉道科上選席其  
得已早矣廿八時又得住持其達又不為晚矣因此  
而馴至其不至一寺而已者也棄之而不為築一庵  
於故山之麓以老焉今且半百有餘矣時時下抵鄉  
之士人家而扣焉與之酒則卒爵而不辭與之茗則  
當局而呼盧唱以詩則把筆而和之無難調以語言  
則拈舌而答之无碍問以釋法則曰我不知也人詰  
之以不作住持則曰吾書有不親近大臣勢家噫吾  
儒讀書出而有能不背其書之所言乎使上人不早  
迷溺於佛氏之學則其為儒士雖出而仕吾知其能

棄刺史縣令者也於上人雖不合謂之遯世无悶然  
有悶則必不能安於山林矣能安於山林者遯世而  
无悶也吾見今世之士有悶者皆是而何獨於佛者  
乃有一人能无悶耶吾見上人宿三月粮抱孔方兄  
造京師求所謂勢家者而親近焉有悶則必為之矣  
其不為親近勢家而從古人親近可尚也已一日袖  
一軸詩造余而請續焉仍求序以張其志攬其軸而  
視之前有圖後有詩作者頗有世名公焉又有其師  
无本所賜號與其韻語焉始知上人之淵源也无本  
俗所謂闊口者而吾童子時聞先君稱詩僧闊口而

審其一時之遊戲者吾嘗意其隱君子者托浮屠而  
玩世者也上人從而師之則其所得不既多乎惜乎  
吾不及見其人耶吾力既不能人其人廬其居而以  
不及見闕口僧爲歎而有取於上人者其亦可歎也  
已果不知山川之氣感於蛻壇扶輿磅礴鬱積而生  
獨在於二僧耶因爲上人勉焉昔宋元嘉中有沙門  
慧琳者權倖宰相時號黑衣宰相上人亦厭今世之  
黑衣宰相乎今日就浮屠之中可加黑衣之號者不  
知其幾也上人其終安於雲峯之號而不負其師足  
矣嗚呼棲雲於高峯之上僧之事畢矣余亦將理謝

履而一訪焉

送柳評事序

儒而不知兵非真儒也訓誥之儒陋詞章之儒華文  
學之儒誇真儒則實射御書數在其分內而錢穀甲  
兵九世務死一不用其極吾黨之誦此言也久矣然  
徒誦此言而死此才力則有所不能任矣誦此言充  
此言又有此才力而能以身任者居今之世吾智翁  
一人耳此朝廷所以再屈君於評事也夫評事古之  
書記也談笑青油職卑而望閒初不待文武具備而  
處也然佐節度入幕府運籌策於一軍之務死所不

當預不但弄毛錐子而已今國家以評事為名其意可知也評一幕之事陳利病料成敗商確今古使節帥小者專行大者特達從容樽俎不惟節帥之從而惟吾學之展如此而止乃評事之能事若夫烽火少警奮長槍杖利劍躬環甲胄隨節帥為士卒先彎百斤射百步振作三軍不謂書生之无勇而下馬草檄橫槊吐虹登山勒銘迎其時而行其事沛然而有餘此則古之人若唐之韓愈杜牧能之或不能也而君无所不能焉所以朝廷夙夜之士咸惜君之去而重君之行也朝廷於四方邊關之寄无一不致其慎重

而北東西尤劇一將生釁萬民荼毒西北又劇於東北年年聘介之往還其民之困最苦於他方東北之事君所曾莅也西事則君所初管於兵民之際尤宜留念吾聞主人公賢君子也能用君所學從此吾見西方兵務辦而生民遂也宋大韓小范經畧陝西邊上興謠莫非儒者之用也吾將屬耳以聽君其行矣第夫人在堂有遠違之色道其思以慰之

父母生子方射桑弧不知為武方為儒周歲初度方竒弄之雜陳弓矢方無詩書隨所取方卜文武拊其背方為歡娛及既長而高第方及從事於邊



隅著儒冠方挾堦登如何今日方以歡為愁三杯  
酒方萬壽西山白雲方關塞阻脩母曰嗟余子行  
役不遑將我方曷月迴輶君親恩義方有時相棄  
莫臨長途方為私謀天語丁寧方汝將以汝伯汝  
季方供我所欲汝歸邊關方望白雲戰陣无勇方  
母為我羞

送崔玉果序

近世人才視古為盛國家取才得於湖嶺二南為多  
湖嶺實國家人才之府庫也吾友崔倬卿氏湖南人  
也歲癸卯詎偕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京師文學優贍

詞藻警發一舉通籍歸為親榮也而連喪二親痛毒  
六替之餘由館薦拜殿中裏行隨正使朝燕人多想  
望其風標謂其還也必踐歷臺閣供奉侍從為清朝  
之彥也既還一夕除日出則監玉果縣矣崔之朋友  
相唁且惜莫知其故故事清望之士出外者非有旨  
特受則親老自乞便養也倬卿親俱喪則非自乞也  
又无中旨宜朋友之唁且惜也抑古之用士者必先  
試於州縣以觀其能而進之吾烏知其宰物者欲先  
試倬卿於此耶漢循吏以治行第一入為公卿者相  
望又烏知倬卿此行乃他日大授之資耶然倬卿豈

宜以此增損其本分哉武城絃誦者不求當時之譽  
單父鳴琴者豈要他日之名素其位盡吾心焉以臨  
其民可也玉果湖南屬也倬卿莅焉其桑梓近時得  
異味節物思親之不得將有不堪者矣以不堪之心  
臨一邑之孤獨其政必不怨矣其行也設席於郭東  
門外酌倬卿而告之曰官有大小而心无大小職有  
內外而心无內外世有以大小內外而置榮辱屈伸  
於其心者非知道者也夫宰物者之用人如造物之  
賦物流布品類各有命焉知造物之情則於榮辱屈  
伸之來吾有以待之外物舉不足累吾方寸然後能

安若命无往而不自得矣嘗有人起而言曰造物從  
前是多猜小兒其情不可知又烏用知其情而後理  
吾心出治哉余不應遂與倬卿別

送李評事子伯序

吾同年友鐵城李君子伯比持服纔外除執政者即  
補子伯朔方幕僚之缺子伯以其大夫人在堂餘日  
苦短欲申已志自乞而又為其所格辭辭不得志將  
赴幕覲其王母於嶺南迤邐向東北特蒙 上許其  
行也其朋友追而送之江之滸歎子伯之賢宜處侍  
從諫爭之地而遠屈外閫為公私交惜咸刺刺焉季

雲笑而告子伯曰以壯遊而言弧矢死定由性命而  
觀往來有數較事業則文武死分別視君親則恩義  
有輕重夫天下至廣此心至大而身繫一方此中山  
川尚未遍觀吾焉為匏瓜也哉過海之句已吟於寇  
忠愍未相之前犁母之拜已夢於胡澹庵未疏之先  
浮生世事自有前定不可逃也中唐騷人莫不佐幕  
盛宋真儒皆能談兵射不穿札者亦能制勝修齋誦  
經者非獨無策耳親生我身而貢之君君制我命而  
進退有義戰陣无勇以為非孝則男兒事親豈全在  
晨昏堂塾之間哉朝廷於北狄邊圉謹嚴主客形勢

兵民利病揣摩籌畫而補主帥之不逮一面重責君  
得自任矣青油幕下橫槊吐虹黃雲塞上解甲晏眠  
使朝廷无北顧之憂然後瓜時受代歸報倚門翩翩  
綵衣得蒼顏之一破可矣吾觀子伯風樹餘懷恤恤  
乎苦无所適而又有將母之論故序以告之

感舊遊賦後序

中國有人外國未嘗不知之也宋史稱高麗使問楊  
龜山先生无恙否此其驗也今國使項背相望而不  
得有聞何耶濂洛一孤自仁山東陽以來雖學有淺  
深固未嘗絕也豈有之而國人之往心有所外馳不

遑問耶僕昔年到京師劫劫求有道之士而一解陋  
方之感卒未見忽忽將還因伴送劉鉞得禮部程貞  
外愈求學焉程以手撰集註小學及晦翁書一帖與  
之觀其序述抑其人也僕初不知程深淺試質俚語  
而持小學相與以付范公勸張載中庸不許談兵之  
意也然未承一日之雅忽忽反國小學一書僕不自  
私旋即刊布國中學者皆獲程惠矣程今已遷即中  
或別為他美官矣君歸當問之又得頌天府學士周  
銓其人循循可愛博學善吟詩僕解佩刀為贈周以  
數件圖書報焉周道李翰林東陽文望高世欲介周

而一拜焉迴期已迫未能焉君當為我尋周而謝焉  
家在崇文門外周亦不終屈者大抵中朝之在位者  
嫌於外交在野者非卒卒道路街市上所易尋我雖  
求道之切彼之際接甚阻勢合然也自古大學道德  
之士多出於伊洛江浙之地燕乃一塞之地也宜無  
所見然京師四方之都會川於上者必多有其人只  
恨規為鄙夫也聖賢之道布在方策無內外之殊不  
待人而可舉然師友淵源豈可謂無助前代帝王度  
廓無外四夷子弟皆許入學國人前後所得於中原  
文獻亦多惜乎今不然也子之此行求道而止耳求

之以誠必有所益

晉陽修楔序

蘭亭修楔謝安石王右軍等四十二人洛陽耆英文  
彥博司馬公等十二人今我同楔二十餘人多於洛  
會少於蘭亭風流文雅德業名望雖媿於蘭亭之群  
賢洛陽之諸君子而乘朝野之無事趣湖山之清遊  
則固亦有焉蓋王謝文馬初非高蹈於物外皆有職  
事於當世地勝人賢志同趣合相與成其美而傳諸  
後耳凡楔中人皆四方之士或仕於朝或分符於嶺  
外或郡或縣大而牧卑而抱關冷而廣文之官不計

崇卑不論年齒雖非晉宋之故而相好以忘年不至  
於挾貴則自今而作古也其間前官去而後官來交  
承繼好莫非同時也而講信於一時則欲久於異日  
從事於宴遊則欲保於吉凶立其條約而錄其姓名  
自不能已也於是以前晉陽為洛陽嘉石為蘭亭其會  
也無非事者必因簿書之期其樂也非敢廢事昇平  
多暇亦上之賜也而人事離合俛仰陳迹必不能無  
憾於十年之後矣牧使慶君大素主其務而令李雲  
序之

贈山人智楫序

吾同年河啓卿氏能文章富氣槩於物無所棄至於  
異端道流亦取其尤者而不遺焉己酉冬余方賦拘  
幽於金寧啓卿氏時讀書於雲岵寺問余之非罪類  
徃相訪一日遣一衲來下牀以爲解文字可與語不  
減於大顛云余信啓卿久矣知其所與必非常人與  
之坐而叩其中所有問其號曰智揖也問其所學曰  
韓昌黎集也余爲之起曰揖乎爾旣舍冠裳而爲緇  
髡當就爾師學爾苦空之妙今學韓將以何爲也古  
今儒者不爲不多而平生以闢異端自任者韓也其  
論道也必欲人其人而廬其居其爲浮屠作詞必欲

冠其顛揖乎爾學韓得無戾於爾浮屠之教乎使爾  
學韓者必出於啓卿之意而遣爾就余者亦必有存  
焉噫韓疏佛骨而謫潮陽其疏也乃在其位其謫也  
猶帶刺史余林下人也死預於世事而又爲世網所  
累抱辛酸於瘴海之狂獨何耶是固人事之未易料  
者而吾與啓卿所共討也揖乎異日當抱韓蒿來古  
今人雖不同而吾將以爾爲太顛也

書唐屏

余於弘治辛酉冬以質正官使上國在烏蠻館館傍  
有何旺姓名者每討士大夫家圖書就余售日數十

幅无可意者最末以古畫十四幅來逐幅有三人題  
誄并以八分四大字跋以長文數百字余不知畫讀  
其詩若文不覺耽玩然行橐所有已買經籍了了遂  
脫所穿衣酬其直旺請益乃以帝賚絹子兩疋取  
足仍問旺畫者作者今在否曰畫者江南人且古不  
知誰某作者馮獻兩公皆文章鉅公老翰苑郎世久  
矣朱奎今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太傅位望崇重焉都  
中文士日以百金轉相取玩旺今為君酬兼價而獲  
之云余初謂賈兒索價之誑說後見秀才周鉅質之  
果信私心以為此行第一所得也携歸東土與同出

處不願與他人也既還伯氏喜余无恙連牀夜話仍  
問燕都所得傾囊出陳於他圖籍无一注眼而只心  
此畫余不敢惜焉伯氏今為天嶺裝樓短屏提以上  
郡命余誌噫物之在兩間與人推移者未易了也豈  
知江南之畫到燕北又自北燕而到東土耶如使畫  
者復見此將不禁趙侍御之感矣又後百年不知飄  
落何人之手耶公餘郡齋相對寓目以適其興可矣  
其跋文尤可觀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二



